

●陞官圖與中國官制文化●

遊戲官場

◎卜永堅

德 四四

才 四四

功 四四

良 四四

柔 四四

賍 二二

●內閣大學士

●內閣協辦大學士

●總督

●巡撫

●內閣學士

●國子監祭酒

●翰林院侍講

●詹事府右中允

●翰林院修撰

●狀元

●會元

●解元

●生員

中華書局

第二版

● 陞官圖與中國官制文化 ●

遊戲官場

◎ 卜永堅

德  

才  

功  

良  

柔  

賍  

● 內閣大學士

● 內閣協辦大學士

● 總督

● 巡撫

● 內閣學士

● 國子監祭酒

● 翰林院侍講

● 詹事府右中允

● 翰林院修撰

● 狀元

● 會元

● 解元

● 生員

中華書局

□ 責任編輯：黎耀強
□ 裝幀設計：甄玉瓊

遊戲官場：陞官圖與中國官制文化

□

著者

卜永堅

□

出版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鯉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6 室

電話：(852) 2525 0102 傳真：(852) 2713 8202

電子郵件：info@chungwabook.com.hk

網址：http://www.chungwabook.com.hk

□

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3 字樓

電話：(852) 2150 2100 傳真：(852) 2407 3062

電子郵件：info@suplogistics.com.hk

□

印刷

深圳漢圖美術設計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區八卦三路513幢5樓5D6

□

版次

2010 年 7 月初版

2011 年 7 月再版

© 2010 2011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規格

特 32 開 (223 mm × 170 mm)

□

ISBN: 978-962-8931-75-0

目錄

邵一鳴序 / 2

第一章 源流篇：陞官圖的來龍去脈 / 4

一、九世紀唐朝開始的「骰子選格」或「彩選格」 / 5

二、宋朝的「當代陞官圖」和「西漢陞官圖」 / 7

三、明朝的「選官圖」 / 9

四、清朝的「陞官圖」 / 13

五、小結 / 19

第二章 規則篇：上海三興書社陞官圖遊戲規則及說明 / 21

第三章 遊戲篇：陞官圖攻略 / 34

一、陞官圖遊戲回合表 / 34

二、陞官圖官職名目提示 / 38

三、空白陞官圖遊戲回合表 / 39

第四章 制度篇：玩陞官圖、學清朝官制，愉快學習！ / 41

附錄：魯言：〈未被時代淘汰的陞官圖〉（部分） / 42

跋 / 96

邵一鳴序

四十二年前的夏天，一班中學生在放暑假時百無聊賴，其中一人突然提出：「我們不如玩陞官圖。」我想：「那麼幼稚？」心目中的陞官圖，也叫狀元圖，是一張同心圓形的路徑圖，最終目標是中狀元。我在小學時曾經玩過，但已有多年未見此圖。我們花了五毛錢，在灣仔一間紙紮舖買了一張陞官圖。一看，嘩！一張如麻雀枱般大的紙上，密密麻麻寫上了數百個官名、公差和考核，有一些是熟悉的，但有更多是不認識的。另外，它一幅圖畫也沒有，不知為何會稱之為「圖」？

圖的中央列出遊戲規則和說明。我們和現在的「九十後」一樣，不會在細讀遊戲規則後才玩電腦遊戲。況且規則和說明有近一千字，字體又小，標點符號從缺，內文意思有些看不懂，所以只知要用四顆骰子和「德」、「才」、「功」、「良」、「柔」、「賍」的分法後，我們便開始進行遊戲。

剛開始時，困難不少，大部分時間就像在猜謎語般。因為篇幅之限，官名和公職都是用簡稱的，例如「按知」是按察司的知事，「府經」是外府的經歷，大多是容易找到。但是有一些如「部務」（各部院的各部司務）、「科給」（六科給事中的給事中）、「教庶」（翰林院的教習庶吉士）等，就比較難找到。

規則繁多，無暇細讀，初玩時便亂走一通。例如，擲了雙三雙二，便先行「良」後行「柔」。本來沒有什麼問題，但在出身時便變了雙三供士[當為「供事」之誤，本書已經改正]，然後當了一個未入典史。日後才發現正確走法是素二對貢生。邊玩邊學，無傷大雅，亦其樂無窮。不過也有一些規則是不合時宜。例如，當有一人大賀後，其他人則繼續

玩至最後一人都大賀。但是首位大賀的人通常都不會乖乖地坐在一旁「侍玩」，斟茶遞水，反而會不停地攪破壞，所以我們決定勝者全取，一人大賀後即此局完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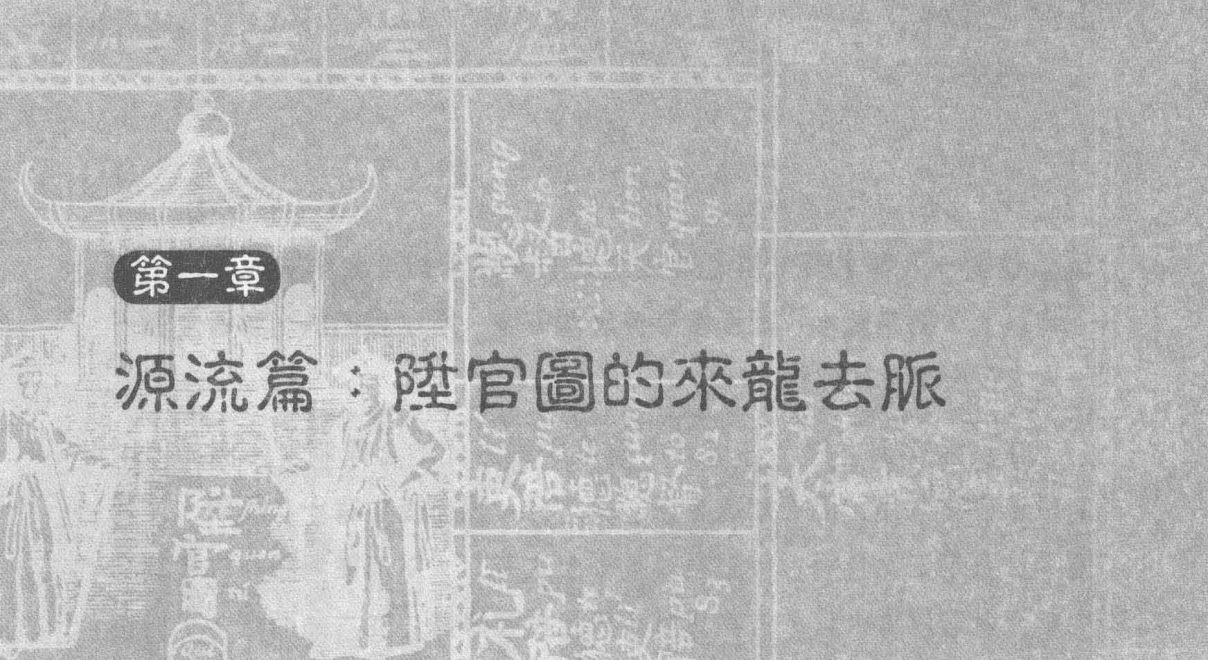
在玩陞官圖之餘，亦可從中窺探中國古代的官僚制度。例如，以前只知官有九品，但不知道有正、從之分，因而產生有十八品級。又學懂了什麼是三元及第，什麼是「刑不上大夫」。以前從粵語長片看到高中狀元就可以當大官，但其實狀元只是授職修撰，從六品而已。不過也有一些是中學生不能明白的，最奇怪的是為什麼在京師內廷有那麼多「寺」，如大理寺、太常寺、太僕寺、光祿寺、鴻臚寺等，莫非皇帝也是出家人？另外，為什麼詹事府有個「洗馬」？皇帝恩賜「紫禁城騎馬」究竟有什麼實質利益？

中學畢業後，同學各奔前程，沒有機會再玩陞官圖。涉獵社會學後，才知道中國古代官僚制度的重要性，著名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更對它推崇備至。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時，為了結合中國文化和社會學，我把陞官圖介紹給當時在浸會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和修讀的一批青年才俊，而永堅同學便是其中一人。我們甚至計劃把陞官圖加以電腦化和修訂，以作為中國社會科的教材。不過，「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後因學務繁忙，計劃只好擱置。

年前，得三聯書店黎敬嫻女士的策動，永堅同學在三聯書店先後開辦兩期「陞官圖工作坊」，大力推廣陞官圖。現在更撰書介紹，為保留中國非物質文化作一貢獻，實在是一大好事。用綴數語，以為序言云。

邵一鳴，二〇一〇年六月一日

序於香港浸會大學思齊樓社會學系



第一章

源流篇：陞官圖的來龍去脈

本書介紹的陞官圖，是目前仍能在香港個別出售元寶蠟燭紙錢的小店中買得到的上海三興書社印製的陞官圖。為方便讀者研究，我們特意將原圖放大並且重新排印，還糾正及補充了其中一些錯漏之處。

陞官圖這種遊戲究竟是怎麼來的？對此問題，做過研究的人不多，但我們仍應該像寫正經學術文章或曰「學術八股」那樣，首先進行「學術史回顧」。

在互聯網上及一些文章中，有不少篇章段落提及陞官圖。可是，真正專門討論陞官圖遊戲的長篇研究論著，據筆者所見，只有三篇。長期研究香港歷史文化掌故的魯言先生（1924–1995），於1978年出版《香港賭博史》，其中〈未被時代淘汰的陞官圖〉一文，就是專門介紹三興版陞官圖。執教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盧慶濱教授，以及執教於台灣國立師範大學的宋秉仁教授，亦分別於2004年、2005年發表文章研究陞官圖。¹筆者在這三篇文章的基礎上，結合其他史料，對陞官圖之源流和演變，作一簡要介紹。

一、九世紀唐朝開始的「骰子選格」或「彩選格」

我們今天稱為「陞官圖」的遊戲，至少已有一千二百年的歷史。九世紀唐朝的「骰子選格」，是我們現在能夠追溯到的「陞官圖」最早源頭。唐朝官員房千里，有〈骰子選格序〉一文，收於北宋太宗朝官員姚鉉編的《唐文粹》。房千里這篇序言很長，大抵是埋怨官場沒有公義，官員升降，不繫於其人之正直或奸邪，純粹是命運使然。可見房先生牢騷很多，我們暫不理會。值得重視的倒是房先生序言中的這一段：

開成三年(838)春，予自海上北徙。舟行次洞庭之陽，有風甚急，繫船野浦下三日。遇二三子號進士者，以穴骼雙雙為戲，更投局上，以數多少為進身職官之差數。豐貴而約賤，卒局，坐客有為尉掾而止者，有貴為相臣將臣者，有連得美名而後不振者，有始甚微而歛升於上位者。……因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為選格序。²

「以穴骼雙雙為戲」這一句最關鍵，卻最不清楚，「穴骼」就是「骰子」，但究竟用多少枚骰子？北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刊行的大型百科叢書之一《文苑英華》，收錄同一篇文章，也注意到這一點，但卻把

1 魯言：〈未被時代淘汰的陞官圖〉，《香港賭博史》（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78），頁216-284。Andrew H.B. Lo（盧慶濱），"Official aspirations: Chinese Promotion Games", Colin Mackenzie and Irving Finkel eds., *Asian Games: The Art of Contest* (New York: Asia Society, 2004), pp. 64-75. 宋秉仁：〈陞官圖遊戲沿革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5年6月），頁27-78。

2 房千里：〈骰子選格序〉，載姚鉉編，《唐文粹》，卷94，收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縮印），第1344冊，總頁407-408。

「穴骰」寫成「六骰」，還特意指出《唐文粹》作「穴骰」。假如我們接受《文苑英華》的寫法，則房千里的「骰子選格」就是用六枚骰子來玩的。清朝的陞官圖中，也的確有用六顆骰子玩的一款，但香港流行的陞官圖，則是用四顆骰子來玩的。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骰子選格」的兩大特點：（一）「骰子選格」是用六顆骰子來玩的，而且似乎是要擲到至少兩顆骰子數目相同（雙雙），才有結果；（二）玩家扮成官員，以投骰決定自己的官場升降，「骰子選格」結束時，玩家有的位居下僚，有的位極人臣。所以，「骰子選格」和日後陞官圖的原理是一模一樣的。³

不過，古文獻考究陞官圖源流時，其實較少提及房千里筆下的「骰子選格」，而更多提及與房千里同時期的李邵，並認為是李邵發明「彩選格」。對此，宋秉仁指出，也許「骰子選格」與「彩選格」本來就是同一遊戲，⁴筆者完全同意。但筆者仍要指出一點：所謂李邵為諷刺唐末政治腐敗而發明「彩選格」云云，就像說帝堯發明圍棋那樣，並沒有什麼實質證據。我們也不能說是房千里發明「骰子選格」，因為他在文章中顯然沒有以發明者自詡，只不過把「骰子選格」內記載的官職名目一條一條羅列出來而已（「條所置進身職官遷黜之目」）。總之，這類遊戲的「知識產權」，可用「集體智慧、長期演變」八字歸納。

3 《唐文粹》收錄房千里〈骰子選格序〉之外，緊接其後收錄了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的〈序碁〉，柳宗元文章提及「房生直溫」。但據《全唐詩》，房千里字「鵠舉」，因此難以咬定房千里就是房直溫。而且根據柳宗元文章，這款「碁」有個劃上格子的木棋盤，有二十四枚棋子，只供兩人玩，與房千里〈骰子選格序〉的描述不同，更接近於所謂「雙陸」。柳宗元又說是自己設計這款遊戲，顯然不可信。魯言、盧慶濱、宋秉仁三位學者均沒有理會這篇文章，顯然不是沒有理由的。

4 宋秉仁：〈陞官圖遊戲沿革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5年6月），頁31。

二、宋朝的「當代陞官圖」和「西漢陞官圖」

步入宋朝，陞官圖普遍被稱為「彩選格」，反而「骰子選格」的名稱愈來愈少人知道。徐度（活躍於1147年前後）的《卻掃編》有云：

彩選格起於唐李邵。本朝踵之者，有趙明遠、尹師魯。元豐官制行，有宋保國，皆取一時官制為之。至劉貢父獨因其法，取西漢官秩陞黜次第為之，又取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局終遂可次其語為一傳，博戲中最雅馴。初，貢父之為是書也，年甫十四、五，……貢父晚年，復稍增而自題其後。今其書盛行於世。⁵

如果公元838年房千里在洞庭湖畔發現的「骰子選格」可算是唐朝陞官圖的話，二百年後，到了宋朝，陞官圖一方面與時俱進，一方面上溯前朝。有一位名叫宋保國的人，居然把北宋元豐年間（1078–1085）的官制也設計到「彩選格」中，變成了北宋的當代陞官圖。同時，又有一位以研究漢代官制著稱於世的學者劉攽（字貢父，1022–1088），當他還是十四五歲的少年時，把西漢官制設計到「彩選格」中，變成了西漢陞官圖，還把玩家每個回合的宦海浮沉經歷記錄下來，而記錄的方法也非常有學問（「雅馴」），並不像本書設計的陞官圖遊戲表那麼簡單，因為本書設計的陞官圖遊戲表純粹記錄玩家的陞黜而已，但劉貢父的做法，是除了列出西漢官職之外，更從《史記》、《漢書》中找出某人從某職位升遷或貶黜的原文語句（「又取傳所以陞黜之語注其下」），來記錄玩

5 徐度：《卻掃編》，卷下，載《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第2791號，頁202–203。

家的陞黜。這樣，遊戲結束，則以正史原文語句「扣拉雜」(collage)而成的玩家「傳記」也就面世了。現在我們看見的陞官圖，劃分「德」、「才」、「功」、「良」、「柔」、「賁」，也許就是從劉貢父的改良中演變出來的。徐度還指出，劉貢父晚年，將其少年時代發明的西漢陞官圖改良擴充，且「其書盛行於世」。徐度所說的劉攽這本「盛行於世」的著作，也許就是劉攽的《漢官儀》，可見遊戲未必妨礙學習，有時還能促進學習呢！

此外，又有所謂「葉子格」，似乎也與「彩選格」有關，唐宋人不少詩歌、筆記中都提及「葉子格」、「葉子戲」，歐陽修在其《歸田錄》卷二中，對此有所論述。宋秉仁教授試圖折衷諸說，認為玩家是在「彩選格」的圖版上玩遊戲，又以「葉子格」為遊戲說明書及回合登記表，兩者「相依相輔，乃為完整遊戲」。只是後來兩者才分道揚鑣，「葉子戲」成為單純紙牌遊戲，而「彩選格」成為單純圖版遊戲。⁶筆者認為，宋秉仁教授折衷諸說，可謂用心良苦，但也許不必勉強摻合。九世紀房千里〈骰子選格序〉及十二世紀徐度《卻掃編》的記載，完全沒有提到玩家用「葉子」即紙牌來玩遊戲，而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陞官圖，也是純粹的圖版遊戲。也許「葉子戲」和「彩選格」從來就不是同一回事。

6 宋秉仁：〈陞官圖遊戲沿革考〉，《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33期（2005年6月），頁33-36，引文載頁36。

三、明朝的「選官圖」

宋朝之後，元朝肯定還有人在玩陞官圖，證據是元末陶宗儀編的百科全書《說郛》，收錄房千里的〈骰子選格序〉之外，更詳細開列出「骰子選格」六十八個官職。⁷留意：北宋姚鉉《唐文粹》所收的房千里〈骰子選格序〉一文，並沒有提到這些官職，何以元末陶宗儀《說郛》反而比北宋姚鉉《唐文粹》收錄更多有關「骰子選格」的資料？這問題恐怕永無確切答案，但更重要的是，陶宗儀《說郛》的記載證明：元末仍然流行「骰子選格」。

明朝有陞官圖嗎？顯然是有的，而且也與時俱進，出現了以明朝官制、官職為內容的陞官圖，到了清初，更出現三國陞官圖，證據來自王士禎(1634-1711)的《香祖筆記》：

……明倪文正公鴻寶，亦以明官制為圖。予少時偶病，臥旬日，無所用心，戲作三國志圖，以季漢為主，而魏、吳分兩路選遷，中頗參用陳壽書，頗謂雅馴有義例也。⁸

王士禎生於明末，明亡時正好十歲，記載明人事跡，應該可信，至於他本人發明的三國陞官圖，究竟內容如何，雖不得而知，但相信不會是純粹撒謊。但是，更重要、更可靠的證據，是明末王思任(1575-1646)寫給朋友米仲詔的一封信，其中有這麼一句：「打選官圖者，不上五六

7 房千里：〈骰子選格序〉，載陶宗儀，《說郛》，卷102，收入文淵閣本《四庫全書》，第881冊，總頁765-766。

8 王士禎(1634-1711)：《香祖筆記》(明清筆記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6，頁119。

擲，就到太師出局矣，忙些什麼！」⁹這短短二十一個字，充分表現出王思任淡薄名利的瀟灑氣度，但我們從研究陞官圖的角度而言，這句話透露出三項重大情報：第一、明朝人把陞官圖稱為「選官圖」。第二、明朝「選官圖」應該是一款比較簡單、遊戲時間比較短的圖版遊戲，每位玩家投骰五、六回合，就可結束遊戲。第三、明朝「選官圖」的遊戲終點，是「太師」這一格，走到這一步，就算贏了。

究竟明朝「選官圖」是什麼模樣？現在已找不到原件。盧慶濱在其文章中，轉載了一張收藏於Shobuan Collection、編號416、大小為30x30.4cm的陞官圖遊戲。¹⁰這張陞官圖並不像本書介紹的三興版陞官圖那麼複雜，每個官位除用兩個中文字表示之外，還繪畫出官員模樣，但全無「德」、「才」、「功」、「良」、「柔」、「賍」的變化，所以應該只有向前進一兩格或向後退一兩格的簡單變化。清朝金學詩（乾隆二十七年[1762]舉人）的《牧豬閒話》，也介紹過一款「簡易」陞官圖和一款「小陞官圖」：

今俗所傳「陞官圖」，以文武出身分仕途，以人品忠佞分勝負。六子以四為「德」，以六為「才」，以二、三、五為「功」，以幺為「賊」。遇「德」則超遷，「才」次之，「功」亦昇轉，遇「幺」則降罰。……今有小陞官圖，擲骰

9 王思任：〈又簡米仲詔〉，載諸偉奇，《明清小品文解讀》（合肥：黃山書社，2007），頁142-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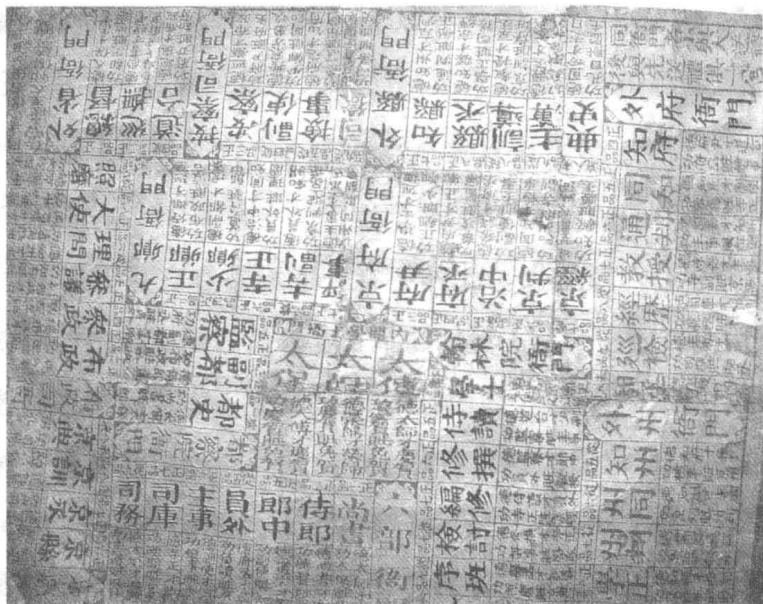
10 Andrew Lo, "Official aspirations: Chinese Promotion Games", in *Asian Games*, p. 70.

二枚，計點若干，視所行以為升降，字數無多，而有繪畫人形，兒童喜為之。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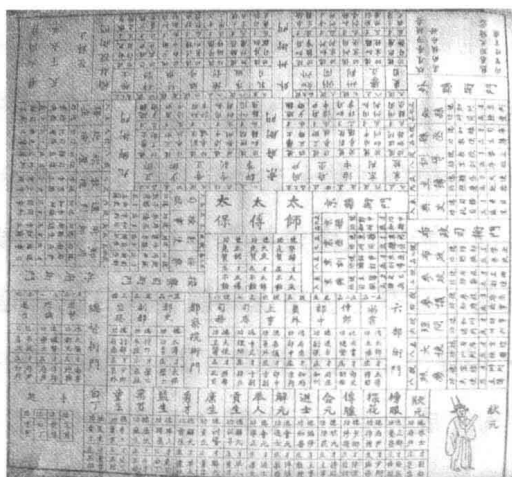
為何說「簡易」？因為這款陞官圖，投骰時只有「德」、「才」、「功」、「賍」四種結果，而非「德」、「才」、「功」、「良」、「柔」、「賍」六種結果。此外更有一種繪畫有官員形象的「小陞官圖」，只用兩枚骰子來玩，更加簡單。金學詩的記載雖出於清朝，距離王思任時代已晚了一百年，但與王思任的描述，以及盧慶濱引述的Shobuan Collection的陞官圖結合考慮，也許正是同一款陞官圖。只有這樣簡單的設計，才能夠讓每位玩家平均投骰五、六次就完成一局。不過，Shobuan Collection的這張陞官圖肯定是清朝改造明朝版本而成者，因為上面除「百戶」、「小其」（即「小旗」）這些明朝官職之外，還有「甲刺」、「牛录」、「固山」這些清朝官職。這也不影響我們的分析，因為正如上文所指出，陞官圖從來都是與時俱進的。

活躍於省港兩地的文史工作者梁基永先生，藏有一張以「太師」為終點的陞官圖，應該是清朝舊物。2007年7月14日，筆者在聚珍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第十八屆中國名家書畫拍賣會上也投得一幅類似的陞官圖，但筆者這張紙質頗新，且有不少字以簡體書寫，也許是建國後的作品。詳見圖一、圖二。但是，玩這一款陞官圖，恐怕每位玩家平均要投骰二、三十回合才能夠完成一局，不太符合王思任的形容。

11 金學詩：《牧豬閒話》，卷43，昭代叢書本，載《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第102號，頁654-655。



圖一：友人梁基永所藏陞官圖，遊戲的終點「太師」，位於圖版正中。



圖二：筆者於2007年7月14日聚珍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第十八屆中國名家書畫拍賣會上投得的陞官圖（編號455），遊戲終點「太師」，位於中間偏右，且以紅色字體標示，以別於太傅、太保。圖版大小為：39x45 cm。

另外，根據盧慶濱於 *Asian Games* 一書之介紹，中國國家圖書館也藏有一款明朝陞官圖，大小為 62cm，圖內衙門數目在七十二以上，由金陵 Lin Weigong 刻印，衙門有「錦衣衛」、「苑馬司」等，足見為明朝官制。此圖也是用六顆骰子來玩的。¹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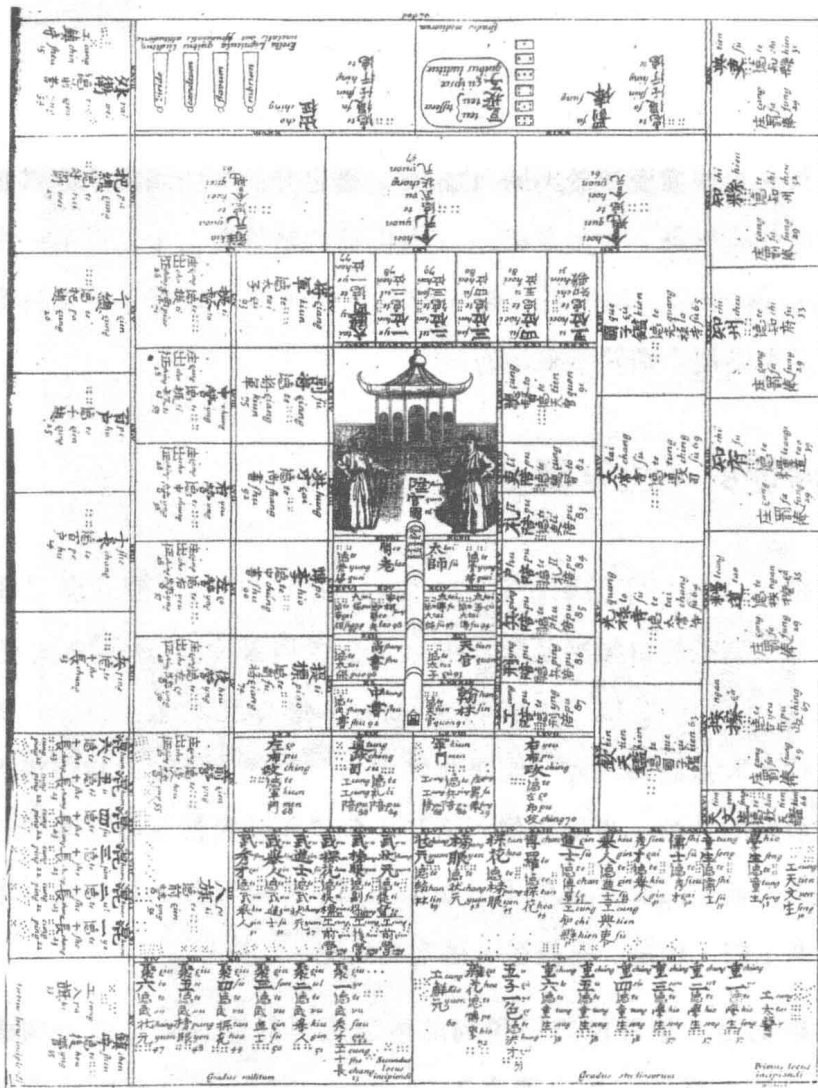
四、清朝的「陞官圖」

活躍於清朝初年的劉獻廷 (1648–1695)，在其筆記《廣陽雜記》中，以不太滿意的口氣提及陞官圖：「予在衡署中度歲，日聞堂中競擲陞官圖喧笑，不知此中有何意味，而諸公耽之至此。」¹³ 劉獻廷先生之意，大抵認為玩陞官圖是玩物喪志。我們不僅可以想像得到劉先生大皺眉頭的神情，更能想像到清初人們過年時投骰玩陞官圖的狂熱氣氛。也許，前此八百年，房千里先生在洞庭湖畔看到的那些玩「骰子選格」的進士們，也是一邊投骰一邊喧笑的吧。

有趣得很，筆者能夠發現到的清朝最早的陞官圖，是一個繪本，收錄於牛津大學波德里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東方圖書部館員湯姆士·海德 (Thomas Hyde 1636–1703) 於 1694 年出版的 *Historia Nerdiludii* (《雅癡遊戲史》) 一書中。該書用拉丁文寫成，其中〈陞官圖〉(“De Ludo Promotionis Mandarinum”) 一章，於頁 70–71 之間有一幅陞官圖的手繪插圖。據盧慶濱的研究，該圖應該是湯姆士·海德在耶

12 Andrew Lo, "Official aspirations; Chinese Promotion Games", in *Asian Games*, p. 66.

13 劉獻廷 (1648–1695) 著，汪北平、夏志和標點：《廣陽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7)，卷 4，頁 171。



圖三、牛津大學波德里恩圖書館 (Bodleian Library) 東方圖書部館員湯姆士·海德 (Thomas Hyde) 於 1694 年出版 *Historia Nerdiludii* 一書中的陞官圖手繪本及其部分明細圖。這本 *Historia Nerdiludii*，現藏劍橋大學圖書館，並且已經數碼化，以上的數碼圖片，來自香港大學圖書館訂購的 *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數據庫。